

日本史随笔

王新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史 随笔

王新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史随笔/王新生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214-06522-3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日本—历史—文集
IV. ①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482 号

书 名 日本史随笔
著 者 王新生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22-3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古代篇

- 徐福是神武天皇？——日本人的起源/3
- 亲魏倭王在哪里？——邪马台国与大和国/8
- 日出之国的傲慢——圣德太子的对华观/12
- 风化的遣唐使——日本从中国学了什么？/17
- 万世二系——藤原家族与“摄关政治”/22
- 闲出来的阶层——武士的起源/27
- 虎毒也吃子——源赖朝及其家族/32
- 逆流而上的后醍醐天皇/36
- 女人引起的战争——应仁之乱/40
- “假冒伪劣”的倭寇/44
- 乱世出英雄——战国大名/49
- 一代而亡的丰臣秀吉/54
- 削弱对手是让其花钱——参觐交代/59

近代篇

- 来者魔鬼乎？天使乎？——黑船来航/67
- 立场并不重要——新撰组/72
- 乱砍乱杀与善于学习——尊攘志士/76
- 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与西南战争/81

模仿的典范——岩仓使节团/86
 模仿的典范(续)——文明开化/91
 国民与国家 民权与国权——近代日本宪政之路/96
 大众动员的工具——近代日本的征兵制/103
 暴力工具的“暴走”——近代日本军人及军事体制/108
 学习乎？洗脑乎？——明治时代的教育/112
 靠不住的制度——明治宪法下的政治过程/116
 《论语》算盘乎？士魂商才乎？——涩泽荣一的人生/121
 野麦岭——明治时代的女工们/126
 著名的“莫须有”——大逆事件/130
 成金——日本的暴发户/134
 生不逢时——战前的政党政治/138
 再次回到80年前——无产阶级文学《蟹工船》/142
 从内乱到外战——二二六事件/147
 最后的杀手铜——学徒出阵/151
 让日本回到石器时代——东京大轰炸/155
 最后的杀手铜(续)——玉碎与特攻/159

战后篇

来者魔鬼乎？天使乎(续)？——麦克阿瑟在日本/167
 战后日本的创造者——吉田茂/171
 人算不如天算？——战后日本经济复兴/175
 独特的性观念——昭和的阿吉/178
 热血青年时代——全学联/182
 违宪审查权属于谁？——砂川斗争/187
 近似病态的职业精神——最后一名皇军/191
 年轻的消费先驱——太阳族/195
 最后的“阶级斗争”——三井三池纠纷/199
 “昭和妖怪”——岸信介/203
 校园斗争——全共斗/207
 极端的理想主义者——赤军派、联合赤军、日本赤军/212

行动型右翼的终结——三岛由纪夫自杀/217
现代空想社会主义——日本列岛改造论/222
悲观主义的民族特性——日本沉没/227
市民社会的夭折——革新自治体/232
政治家的选举机器——个人后援会/236
不沉的航空母舰——中曾根康弘时代的日美关系/241
泡沫经济——日落西山的开端/246
勇于挑战国家的人物——家永教科书诉讼/251
战后最大的贿赂案——利库路特案件/255
教祖也疯狂——奥姆真理教/260
战后日本人的国际贡献——卡拉 OK/265
战后日本人的国际贡献(续)——方便面/270
男人真命苦——寅次郎的故事/275
守住土地——成田机场的难产/279

古代篇

徐福是神武天皇？

——日本人的起源

2000年10月22日凌晨，在鲁迅留过学的仙台市以北50公里的上高森遗址，日本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悄悄将几块石头埋在土中，然后驾车飞快离开现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事先安置在周围的《每日新闻》摄像机将其过程全部拍摄下来，面对媒体的一再追问，藤村不得不承认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造假行为。也许藤村在埋石头之前应好好读一读中国的小说《半夜鸡叫》，免得被躲在牲口棚的高玉宝们候个正着。



也许藤村在埋石头之前应好好读一读中国的小说《半夜鸡叫》，免得被躲在牲口棚的高玉宝们候个正着。

从考古学上讲,旧石器时代是指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原始人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从社会组织形态上看,是古人类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新石器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出现磨制石器、陶器、农耕、畜牧业等的生产食物时期,同时开始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为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即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若干个同一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列岛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出土。直到1946年,走乡串村做小买卖的相泽忠洋业余时间爱好考古,并在群馬县岩宿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即使如此,也只是将列岛的人类活动延长到1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至于是否存在3万年前到13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期乃至1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前期,日本考古学界没有多大的信心。

既无专业知识、又没有经过科班训练的藤村新一加入到考古队伍后却增加了整个大和民族的信心。一出道就在1981年发现了4万年前土层中的石器,1984年又发现了17万年前土层中的石器,为此在1992年获得专门奖励民间考古工作者的“相泽忠洋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藤村的“业绩”更是突飞猛进,1994年在上高森遗址中发现40万年前土层中的石器,1999年又在该遗址发现了70万年前土层中的石器。遗址所在地的居民异常高兴,迅速过起“猿人节”,借贩卖猿人物品之际发财。整个日本国也沸腾了,忙不迭地将藤村的“业绩”搬入各种博物馆和中小学的教科书中。要知道,那可是比“北京猿人”还要早20万年的物品,说不定是“北京猿人”祖上用过的东西。

2001年10月7日,负责对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原副理事长藤村新一造假丑闻进行调查的日本考古学会特别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户泽充则教授宣布:“经藤村参与的遗址考古全是假的。此类假造遗迹多达42处,遍及东北、关东和北海道地区的1道6个县。”消息传出,各种博物馆纷纷撤出有关展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山川、三省堂、东京书籍、实教等出版社分别向文部省提出申请,要求修改有关内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藤村的造假行为不仅使日本的考古学倒退了整整20年,又回到旧石器时代晚期(2004年在长崎县平户市的入口遗址发现约9万年前的70件石器),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其他考古成果,曾发掘九州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并获得多种考古奖项的别府大学78岁教授贺川光夫因此悲痛上吊自杀了。最大出版社讲谈社也跟着倒霉,26卷本的《日本历史》还

没有出齐就忙着修改第1卷《绳文生活志》，并许诺购买旧版者以旧换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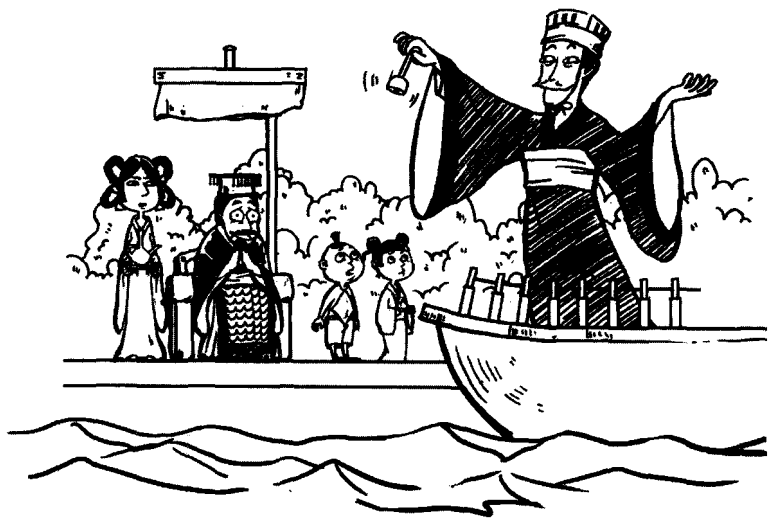
尽管腐蚀性较强的火山灰有可能使年代久远的石器难以保存下来，但从日本列岛的地形地貌来看，其生成年代较近，显然不是人类的发源地。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距今数十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更新世”为地球冰河时期，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日本列岛的北端及南端与欧亚大陆连在一起，主要是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原始人群为追逐大型野兽迁移到日本列岛，并在该地定居下来。后来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大陆桥消失，定居日本列岛的原始人逐渐形成了最早的日本人——新石器时代的绳纹人。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弥生时代。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普及水稻耕种以及铁金属农具，显然是受到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影响，而且从体形与身高上看，绳纹人与弥生人具有较大的差异：绳纹人的平均身高为150公分左右，为方脸庞；弥生人身高160公分左右，为长脸庞。有一种观点认为，绳纹人是现在的阿伊努人，其他日本人是弥生人的后代。尽管尚未完全得到证实，但普遍的看法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绳纹时代末期和弥生时代初期，中国大陆正值秦王朝统一及其迅速崩溃时期，为逃避战乱和秦朝苛政，居民纷纷外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移民潮。许多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居民主要通过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列岛，家喻户晓的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仙药的民间传说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巡游全国，公元前219年到东海边的琅琊山，当地有一位装神弄鬼的徐福，谎称海中仙山上有长生不老药，怕死的秦始皇中计，于是派其带礼物“入海求之”。两年后，惦记此事的秦始皇再次巡游到东海边，询问归来的徐福有没有找到仙药。不愧是跳大神的出身，徐福不慌不忙地欺骗秦始皇说，看见海上仙山了，但因大怪鱼的阻拦无法靠近。于是秦始皇只好再次派遣大批携带弓箭的军士随同徐福“入海求神异物”。三年后两人又在东海边相遇，胆大包天的徐福汇报说神仙嫌送的礼物太轻，需要漂亮的童男童女和各类工匠等。残暴无比的始皇帝居然再次相信了徐福的鬼话，“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百工而行”。此后徐福一去不复返，始皇帝等不到药，只好一命呜呼了，秦王朝也很快灭亡，再没有人追究诈骗犯的下落。

徐福到底去了哪里？虽然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中国和日本的大量民间传说记载去了日本列岛。据统计，在日本各地的徐福遗迹共有56

处,主要传说有 32 件,古书记载共有 46 项。其中以最初登陆的九州佐贺和最后定居的本州中部和歌山居多,佐贺金立市有 50 年一次的徐福大祭,和歌山新宫市有徐福墓及其显彰碑。1980 年,和歌山还举行了庆祝徐福到达日本 2 200 周年的盛大活动。1994 年担任日本首相的羽田孜公开承认自己是 3 000 童男童女的后代,在日语中,“秦”的读音与“羽田”相同。据说徐福在日本的最后足迹是在富士山下,与这位首相出身的长野县相去不远。



徐福到底去了哪里?虽然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中国和日本的大量民间传说记载去了日本列岛。

更有甚者,例如原燕京大学教授卫挺生,早在 1950 年就称徐福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当然其推理也不无关系。尽管日本人普遍认为神武建国是在公元前 660 年,但 8 世纪撰写的日本最早史书《古事记》及《日本书纪》无法杜撰更多的名字,只好将前 16 代天皇横跨 1 000 年,其中 13 人超过 100 岁,最年长者 143 岁。在平均寿命只有 30 岁的绳纹时代,保养的再好,恐怕也不会活得那么长久。减去虚幻的时间,大约与徐福登陆日本差不多;另外从日本各地有关徐福的传说来看,徐福为躲避秦始皇的追杀,不断转移定居地的路线也与日本史书记载的神武天皇东征路线大致相同。目前公开承认这种观点的日本人不多,也

许不愿承担帮助穷亲戚的义务和责任,甚至担心受到拖累。俗话说的好,“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

有学者估计,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千年时间内,共有百万大陆居民陆续移居日本列岛,他们在当地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9世纪编写的一部家谱中,超过1/3的贵族声称自己具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血统。尽管这些渡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将先进的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并推动了当地经济乃至社会的迅速发展,但其人数并没有达到民族迁徙的规模,因而不足以使日本列岛社会发展出现截然不同的断层。换句话说,文化接受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氏族贵族的手中。因此,无条件地全面接受技术性文化与有选择性地接受思想制度性文化就成为古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显著特色。

另一方面,从文字发生学上来看,尽管汪公纪先生在其《日本史话》一书中认为徐福为避免始皇帝的追踪以及防止民众“以古而非今”,故意扼杀了大陆文字在日本列岛的使用和传播,但每年千人的移民尚不足以使当地居民或其他地方来的移民改学大陆文字的发音和写法,有待于其后发明将汉字解体的片假名和平假名。从这一点也可以断定,日本民族主要是由当地人与外来人混血而成,也许外来人以大陆人为主。

亲魏倭王在哪里？

——邪马台国与大和国

日本历史上的邪马台国在何处？大陆三国时代赐予“亲魏倭王”的卑弥呼女王是谁？邪马台国与大和国又是什么关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日本仍然像旧石器时代那样，一笔糊涂账，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提供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究其缘故，首先是因为当时日本没有文字，8世纪成书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简称《记纪》）只是为天皇家族涂脂抹粉，神仙一大堆，不吃人间烟火。宇宙初成时，两个名字怪怪的男神（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以男神命名的繁荣为“伊奘诺景气”）结合后不仅诞生了日本列岛，也孕育了至今日本人信奉的女神——天照大神。女神派天孙火琼琼杵带着镜、剑、玉三件神器且率众神降临在九州岛日向（今宫崎县）的高千穗峰，统治尘世。到其曾孙日本磐余彦时，听说东方有肥沃沃土，便率众离开穷乡僻壤的日向东征。一路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大和地方（今奈良县）建立王朝，为第一代的神武天皇，时间为公元前660年。由于缺乏想象力，在《记纪》中第二代天皇到第九代天皇只有名字和年龄，没有任何业绩记录下来。第10代天皇到第16代天皇虽然留下较多故事，但虚构成分较多，而且除第14代仲哀天皇享年52岁外，其他寿命均超过100岁。因此，在5世纪之前，是否存在那些天皇是很成问题的。

好在中国史书中有一些有关日本列岛的记载，但史官们只是从“万方来朝”的角度记述那些“蛮夷”，而且在尚未出现纸张的年代，字数能少则少，节省刻竹板的工夫。例如1世纪班固在编写《汉书·地理志》时就短短的一句话：“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陈寿289年撰写《三国志》时，已使用蔡伦在百年前造出来的纸张，所以《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就有1987个字之多。陈寿大量参考了皇帝的诏



卑弥呼女王是否3世纪摄政的神功皇后？这些历史之谜形成的原因仍然是没有文字记载和相应的考古成果。

书、魏使的报告、倭国的来使以及王沈编撰的《魏书》等史籍，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列岛的道里户数、风土习俗、行政制度以及魏倭两国通交等状况，史料价值极高。从中可以知道，在3世纪的日本列岛，有一个支配30个小国的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通过装神弄鬼进行统治。居民分为统治阶层的大人、平民阶层的下户、依附阶层的奴婢、奴隶阶层的牲口，“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立女王国内稳定，女王死后经过混乱再立女王，显然是处在带有母系社会残余的政教合一式部落联盟发展阶段。

陈寿是四川人，到洛阳做官，既没有见过海，也没见过岛，实在搞不清楚倭国的方位和距离，只好“乍南乍东”，忽地“南渡一海千余里”，忽地“东南陆行五百里”，结果在历史上留下一大悬案。即，邪马台国到底在哪里？按其记载的方位来看是在九州地区，但按其记载的里程来看却是在奈良附近的大和地区。这一桩公案从德川时代的新井白石、本居宣长开始，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看法，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等人也来插一

腿,结果原本就不清楚的史实更加扑朔迷离。当然,也不能完全怪罪陈寿,去倭国的使者可能晕船搞不明白东西南北,来大陆的使者故意装大以提高自己身份,甚至到10世纪《旧唐书》时史官们还在抱怨那些来朝贡的日本使节“不以实对”。

实际上,邪马台国的位置所争与日本历史的传承有关。因为邪马台国在中国史书中消失后再次出现的国家是大和(也写作“倭”或“大倭”)国,其读音与邪马台相同,但地处日本中部地区的奈良,遂引起众人的猜测:两者是否有继承关系?或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或是邪马台国东征的结果?抑或是大和国西征的结果?卑弥呼女王是否3世纪摄政的神功皇后?这些历史之谜形成的原因仍然是没有文字记载和相应的考古成果。

大陆王朝奉行“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外交方针,通常是热情接待来者,却很少派往使节,可能是谁也不愿意去那些没有油水且异常辛苦的地方。因此,从266年到412年的东西晋时代,中国史书中缺少有关日本的记载。显然这一时期日本列岛处在急剧变化甚至统一过程中的战争时期,没有多少闲暇和心情派遣使节朝贡。例如《宋书·蛮夷传》记载,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祚,躬擐甲冑,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征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从3世纪末到7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坟墓在日本列岛到处可见,因而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古坟时代”。从古坟的形式和规模上看,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在从3世纪末到4世纪中期的早期古坟时代,古坟的形状为前方后圆形或圆形、方形等,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奈良县箸墓古坟,长达280米,有人推测这是卑弥呼女王的坟墓。从4世纪中期到整个5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也有人怀疑该墓的主人),长486米,后面的圆部直径249米、高35米,前面方部宽306米、高33米,三重濠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或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2000人连续劳动16年方可造成。从这些古坟中偶然发现了许多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武器的随葬品,是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从而将战马及其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还是像江上波夫先生所说的那样,骑马民族征服了日本?又是历史之谜。

日本列岛共有15万座古坟,但几乎均不能确定被葬者。据《皇室典

范》有关规定,天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坟墓为陵,其他皇族的坟墓为墓,属于宫内厅管理。宫内厅编写的《陵墓要览》记载了历代陵墓,共有111座陵及其他74座难以确定葬者的陵,分布在一都(东京)二府(京都、大阪)七县,另外有551座墓。目前宫内厅管理的陵墓有900座,都不能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特别是在7世纪末天武天皇之前的31座陵中,即使能够确认葬者的两座(应神陵、仁德陵)在学术界仍有疑问。

在中国,挖人祖坟是对仇敌最大的侮辱和报复,譬如像伍子胥那样的掘墓鞭尸。尤其是皇家的坟墓,伤了龙脉可不是闹着玩的,意味着中断社稷。在日本也是如此,侮辱皇室是小事,万世一系的皇家可不能断子绝孙,本来皇家的香火就不旺。尽管昭和天皇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有关,但在爱情上却很专一,是大正天皇首创一夫一妻制的坚决捍卫者。结婚9年后连生4个女儿,大臣们都坐不住了,纷纷劝其纳妾,但裕仁不为所动,终于在1933年生下明仁——即现在的平成天皇。明仁天皇开创与平民女儿结婚的先河,也许具有避过战乱的经历,找个面粉商做老泰山首先饿不着。明仁生了两个儿子,但儿子结婚后长时间不见有孙子,皇室40多年未见男丁,急得全国上下焦躁不安。皇太子妃好不容易怀孕,但在众目睽睽之下流产,最后得到的仍然是一女——爱子。性急的政治家们开始在国会中着手修改有关法律,准备迎接女天皇的再次到来。二皇子夫妇急人之所急,在生育两个女儿10多年后于2006年再次出产皇孙悠仁,终于让一亿两千万日本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近代《民法》实施后,结婚后妻子须随姓夫家,男尊女卑已经深入人心。尽管有个女天皇也不错,历史上曾有过8位女性担任过10任天皇,但终究是临时性工作,一旦男性长成便交权,否则女皇的子女即位,意味着血统将发生变化,这在从未发生过最高权威“易姓革命”的日本是很难接受的。

另一方面,尽管近些年来宫内厅准备开放皇陵让众人参观,但对其进行考古性学术研究还是不成。本来就有外来移民的传说——甚至明仁天皇早在68岁生日那天也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古代朝鲜百济王国一位王族家庭,万一从陵墓中发现最早的天皇竟然是朝鲜人或中国人那可太尴尬了,终究民族国家现在还不到消失的时候。再说将较为落后的邻国作为祖先的来源地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好不容易才实现了“脱亚入欧”,正如长谷川庆太郎早在20世纪80年代庄严地宣布那样:“再见吧,亚洲。”直到今天,从心理上接受自己是亚洲人的日本人不到1/3。